

故乡的山 故乡的林

□应杜孟

故乡是每个人的心灵殿堂,随着年龄的增长,愈会增添对故乡的回味和向往。我的故乡奉化九龙村,因四周环绕着九座山头,形似九条龙而得名。当兵那年,村里顶多一百零几户人家,四百余人,我就是其中一个地道的九龙人。

春阳和葛送煦暖,人间最美四月天。今年春季,我回故乡停留了好几天。适逢春雨轻洒,春笋露脸。老弟陪我进山入林,体验了几回掘笋的艰辛与乐趣。置身于故乡的山、故乡的林,勾起我对过往的许多美好回味。

记得年少时进山拗笋捡柴,随处可以见到、听到鸟儿在林间起舞对歌,那特有的红嘴山雀,长相俊俏,擅长跳舞;那林中画眉,音质清脆,聆听着它美妙悦耳的天籁,真想幻化成一棵大树,与这些大自然的舞者、歌手和谐相处,共存共荣。多年前,回老家听说,这几种鸟早已远走高飞,消声匿迹。可这次却有幸遇见,除了有缘,便是故乡的生态越来越美好。

故乡九龙的山和林,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。常年累月,顺山而下的几条小溪,潺潺流淌,清澈见底。世世代代山里人喝的,用的全是那清冽的泉水。“战天斗地”那个年代,村里为了更好地解决旱季用水紧张问题,在村后山谷间开始筑大坝,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,我自然也在其中。连续苦干了五六年,大概在我当兵离家后的第三年才大功告成。饮水思源,如今家家户户用的自来水,都取之于翠竹掩映的塔山水库。

进入夏天,故乡绵延的竹林,就会成为蝉们的歌坛,它们热情奔放、不知疲倦地歌唱,给山里人带来许多乐趣。蝉壳是一种中药材。赶上旺季,老老少少的山里人,都会争先恐后上山捡蝉壳。

番薯的记忆

□林崇成

俗话说“头霉番薯大如罍,三霉番薯一根根。”当下正是种植番薯的季节,我国栽培番薯的历史已有近200年,据说是清道光年间福建渔民从菲律宾引入的,过程还颇费周折。菲律宾禁止番薯带离口岸,聪明的中国渔民将去叶的番薯藤与稻草裹在一起打成绳索巧运回国,从此我国才有了番薯这一粮食作物。

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很长一段时期内,番薯曾是农户人家稻米之外的重要粮食来源,多的农户秋季要收五六箩番薯,少的农户也有两箩。家家早餐喝番薯汤,中餐或晚餐先吃些烤番薯再吃饭,连番薯皮都舍不得丢弃用来喂猪。冬天吃掺杂着番薯干的米饭,或吃番薯干汤,烤番薯已经是不错的点心了,味道最好的要数煨番薯,那是埋入炭火中烤熟的,特别有味,引人垂涎。农户还用番薯磨制山粉——即淀粉,有的连薯渣都舍不得喂猪,搓成团放在墙头上晾干,过年时做渣滓年糕。

我出身农家,深知种番薯是件不轻松的农活。一般水田是舍不得种番薯的,会选择在土质较差的山坡地种番薯,先整理好薯垅,俗称“行墩”,再插上番薯秧。番薯秧是用薯块上长出的称为“扒子”的秧苗培育的,沿海一带以农村的农民培育的扒子秧苗最有名,当年100棵扒子藤秧要卖1角钱,也是农村农民一项不菲的收入。农民先将扒子番薯秧种成一米多长的番薯藤,然后剪成大概20厘米长的藤条,称为“剪

藤”,这才是最后插种到薯垅的番薯秧。番薯要施重肥,挑肥到坡地很累,但最辛苦的是“翻藤”,为了不让番薯藤固定在垅上,防止长毛根番薯影响产量,就需定期给番薯藤“翻身”。番薯藤足有5米多长,要摔甩到同一个方向并不容易,这种农活是在盛夏番薯生长旺盛期进行的,特别辛苦,一般清晨就翻藤,直干到烈日当空,汗流浹背。

番薯的品种也在不断变换,1958年之前农民种的都是称为“红皮白心”的番薯,水分足,甜度高,但淀粉含量少,产量自然也低。后来有了新品种“胜利百号”,淀粉含量高,产量也大幅提高。

遇到大旱天气,想及时种番薯就有困难,但有经验的农民就有办法。记得那年我还是民办教师,有个在舟山教过书的老教师告诉我,舟山人旱天种番薯的巧方法,我记住了如法炮制。那天我挑着空便桶,带上一篮旱天买来的特便宜的番薯藤秧出门,老农民见了说我是书呆子,大旱天种番薯能成活吗?但事实胜于雄辩,株株成活!方法是先在垅上开孔,用便桶在附近的水库挑水浇在孔内,待干后将番薯秧插好,用土埋孔即可。这里要注意两点,一是水要浇得多,二是要等孔内水干燥时才埋孔,这样就在番薯秧根部形成保墒作用,就不会枯死。当阴雨天老农们插种番薯秧时,我的番薯秧已有尺把长了。

岁月流逝,如今的人们不再把番薯作为重要的粮食了,新品种番薯名目繁多,产量奇高,薯藤特别肥的巨型番薯、紫番薯等已不是新闻,番薯只是作为改换口味或疏通肠胃的食物罢了。

那时的山与林,都是村集体所有,统一管理,哪片山允许砍柴,什么样的小笋允许挖,都有明确的规定。我常会去“乌松坞”等比较高的山巅,那里人迹稀少,野笋颇多,偶尔还能随风闻到山谷中飘来的兰花幽香,顺便挖上几株,移植到屋后的墙缝里,据为己有,独自欣赏。记得那年回来探亲,我还把产自故乡的兰花带到部队种养,后终因水土不服,不得不重返老家。

站在故乡高高的山岗,环顾四周,山峦起伏,碧岭翠绿,再远的地方也能尽收眼底。故乡的山中行、林中景、景中情,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,一本精美的相册,永远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。抚今追昔,倍感亲切!

又见板凳龙

□南慕容

十几年前春节的一天晚上,搭车去义乌办事。记得那天是初十,绝大多数单位已经上班了,过年的气氛已然淡去。可是车子经过东阳、义乌一带沿途的村庄,烟花绽放,爆竹腾空,在漫天的礼花中,夹杂着锣鼓的喧嚣,似乎新年才刚刚开始。

那时候还没有甬金高速,我们把速度放慢,经过义乌东部公路旁的一个村庄时,一盏盏流漾的灯火,绵延两三公里,在喷呐和铜锣的引导下,缓缓前行。后来我知道,这从车窗外掠过的流线型的灯光就是板凳龙,因为是晚上,在行进的车上,我们看不到板凳和扛着板凳的汉子。

此后几年,没去过义乌。家乡奉化是布龙之乡,不独春节,在各种晚会或庆典上都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舞龙表演,竹的骨架绸布的皮肤,惟妙惟肖的龙头龙尾,十余人的舞龙队伍,翻滚腾挪,跳跃回旋,十丈见方的空间,就可以完成一次精彩纷呈的表演。所以见惯了家乡的舞龙,对其他地方的舞龙民俗就有点先入为主的排他性。何况那天去义乌,只是在车上的匆忙一瞥,并没有太深的印象,唯一感到惊讶的是,正月初十都过了,那里的民俗依然如年画般的喜庆和热闹。

此后几年,每年都会去几趟义乌,但都不是春节,似乎也不会为了专门去看板凳龙而特意选择一个正月里的日子。板凳龙也只是当地仅限于春节的一种民俗,因为人数众多不适合舞台表演,从来没有在义乌的各种庆典、晚会中见过。但没想到后来我会跟义乌结缘,不但有机会得窥板凳龙全貌,还能参与其中

中,陶醉在盛大的民俗里。

十年前认识了我的另一半,正是义乌人,结婚那年第一次去岳母家拜年,对那里保留至今的一些习俗和民俗颇感新奇。喝的是红曲酒和红糖水,正宴上的主食是硕大的馒头,菜肴里并不排斥辣椒,这个位于浙江中部发达城市的人民的食性,非常贴近北方。正月十四刚吃过中饭,岳母家的门口忽然锣鼓震天,一群人抬着数十盏彩灯围绕的两顶宫灯走了过来。

“在义乌,每个村子过年时都会迎龙灯,我们村迎龙灯的日子是正月十四。这是龙头,每户人家都要去迎一下,图个吉祥。”

“什么,这就是龙头?”我哑然失笑。眼前的龙头核心部件是两顶画着八仙人物的大宫灯,被安置在一个铁架子上面,周围是数十盏红黄绿三种颜色扎成的彩灯,怎么看,都不像龙头。

“到了晚上,你就会见识到真正的义乌板凳龙了。”见我狐疑,老婆神秘地说。

岳母所在村不大,百来户人家,龙头每到一户人家门前,那户人家都要挂出一千响的鞭炮隆重迎接,家里的老老少少无一例外对着龙头拈香虚拜几下,口中念念有词,无外乎求子求财,多寿多福。当百来户人家都迎过以后,已然一个下午过去了。

到了傍晚,喧嚣缤纷的烟花把整个村庄包裹其中,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像是烟花绽放落地后迸散的火星,在路灯下人们的影子都曳着光,带着电。从村中心的篮球场开始围着池塘向两边延伸,一条璀璨的光带映着池塘与天边,这一条巨

龙,不知来自水里还是云里?抵近一看,池塘边排列着百十条精壮的汉子,他们的肩膀上扛着一条两米多长的红板凳,板凳上有两盏彩灯,每一条板凳都有一个连轴与另外的板凳相连,绵连成一条两千米长的蔚为壮观的龙身,而龙头就是上午我见过的那两顶大宫灯。

吉时已到,游行开始。两个村里的精壮小伙提着熊熊燃烧的碳火笼子开路,之后是两队小孩高举的彩旗和木牌,随后是喷呐和锣鼓,最后才是蔚为壮观的板凳龙。本村的村民和闻讯而来看热闹的邻村人跟在后面,浩浩荡荡的一个游行队伍向着祠堂进发。

年轻的小舅子正是板凳龙队伍中的一员,当他经过我面前时,我的好奇心突生:“能让我扛一会吗?”

“行,看在你是义乌人女婿的份上。”小舅子对我眨了眨眼。

扛板凳并没有相像中的轻松,也不知用了什么木料,板凳本身就重,上面还有一个铸铁的构件,刚迈出几十步,就已经大汗淋漓了。但内心是好奇的,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板凳龙了,而且还亲自扛了一会,我会记取那天晚上我就是板凳龙身上一个动人的鳞片。

从祠堂进香回来,我以为迎板凳龙的仪式就应该落下帷幕了,正要回去,老婆说:“我带你去一个地方,从高处看舞龙才过瘾。”

“什么,这么长的龙,怎么舞?”“你看了就知道了。”

原来,接下去才是高潮,老婆表哥家的楼房,正对着篮球场,从五楼的窗口里往下看,一条绚丽的光带忽而行进,忽而盘旋,龙头和龙尾时而盘根错节般绞在一起,时而闪电

般一倏而分。人群的呐喊声一声高过一声,舞龙的汉子脚步声比锣鼓还急促、有力。

“现在龙头已经摆脱龙尾的攻击了……”老婆就像个解说员,在一旁捏着拳头,兴致盎然。

到了夜半,板凳龙的表演才告结束。我意犹未尽,在手机上百度了有关板凳龙的信息,原来“先有木头龙,后有乌伤郡”,板凳龙的历史比义乌还长。跟奉化的布龙一样,义乌的板凳龙同样是国家非遗项目。

布龙和板凳龙,俱是中国传统民俗中的精华,却是大相径庭的两种风格,一个精致婉约,一个剽悍粗犷;一个形神兼备,适合近看端详,一个大象无形,适合远观俯瞰。明史中记载,戚继光曾在义乌招七千矿工,加以训练,形成了戚家军的主力,把倭寇赶出中国近海。说明义乌一带的民风有尚勇崇武的传统,这种传统体现在民俗上就是板凳龙和大馒头的千年坚持,体现在商场上就是鸡毛换糖到国际小商品城的华丽转身。

不管世界怎么变,板凳龙一直在那里,遗憾的是,因为岳母家迎龙灯的日子是正月十四,单位早已上班,随后的几年都没有再见到板凳龙。今年的正月十四,开学在即,去义乌接回女儿,得以再一次亲近了板凳龙。

女儿举着彩旗,走在队伍的前列,羊角辫像冲天的爆竹。礼花打开了一盏盏姓氏的灯笼,一头连着祠堂,一头通向祖坟,一条条红板凳,是血脉的回溯,是记忆的追求。

老婆一直跟在女儿旁边,在一排排燃烧的刘海般的红板凳里,她将取下发光的童年。



昨夜雨疏风骤 古铮摄

我家的变迁

□蒋宗萍

家,一个多么神圣的字眼,家不仅是温馨的居所,更是心灵的港湾。有了家的庇护,才能抵挡风霜雨雪的侵袭,感受人世间的温馨。

站在别墅的门前,目送着前来自道贺乔迁之喜的朋友们远去的身影,回想着他们羡慕的目光和由衷的赞叹,思绪一下子飞到了许多年前。

我的旧宅在故乡蒋霞浦村的一个老闾门内。老闾门建于明末清初,房子大多年久失修,破落不堪。旧宅处于暗弄堂底,终年不见阳光,白天也需点灯照明。东南风不肯光顾,凛冽的西北风却呼啸着长驱直入。

旧宅两层楼,二楼卧室,一楼灶头间融厨房、餐厅、会客、学习、工作等功能于一体。旧宅从祖父辈传到我这代,早已烟囱歪斜、四壁破败、木门腐朽。我想尽办法,让它变得美观整洁。每当过年时节,我就在行将剥落的花格窗上糊上白纸,窗

明几净、设备齐全,与昏暗破败的旧宅相比,不可同日而语。入住那天,全家人高兴得合不拢嘴,为成为城里人,更为拥有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家。新家激起了我对新生活的向往,我在家里备课、改作业、学电脑、练书法,也主动邀请朋友、同事来坐客,家里时常飘出欢乐的笑声。

几年前,女儿们又动员我搬家,理由是房子面积不够大,结构不合理,年事已高的我不宜住五楼,再说墙面渗水也需维修。她们像走马灯似的从许多楼盘中寻找房源……我总是寻找理由拒绝。她们嚷嚷,你每月7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如果不够,还有我们呢,顾虑什么?

其实,我只是恋旧,心里涌起诸多的不舍。二十余年来,我们在集资房留下了难忘的记忆:两个女儿先后从这里走向婚姻殿堂,呶呶学语的外孙、外孙女在这里蹒跚起步,我在这里从在职教师成为退休老人……

2016年,我在“印象奉化”楼盘

买下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,没等我拿到钥匙,翌年初,女儿又建议我搬到城西西别墅去住,说是那里毗邻小女儿家,便于照顾,新套房可以出租。我陷入了幸福的烦恼之中,一下子竟不知何去何从。

年底,女儿将装修一新的别墅钥匙交到我手中。这是一幢位于城郊的三面环山的连体别墅,一条溪水从北面缓缓流过,十余亩面积的公共院落恰似小型公园。新居处在别墅群中间,使用面积200多平方米,一楼茶室,二楼厨房、餐厅,三楼卧室、书房,四楼客房、阳光房。宽敞程度是之前所无法想象的。推开窗户,清新的空气伴着葱茏的绿意和清脆的鸟鸣声扑面而来。多么好的养生之处,我的心为之而动。

今年二月初八,年逾古稀的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二次乔迁新居。我喜欢在院子里侍弄花草,喜欢在空地上栽瓜插秧,喜欢在山水中欣赏漫步,喜欢请朋友来喝茶聊天。我尽情享受幸福的滋味。